



冷齋夜話卷之五

賭梅詩輸罰松聲詩

王末公居鍾山嘗與薛處士基賭梅詩輸一首

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

南陌它年憶杏人難隨驛使來又嘗與俞秀

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馭入法雲

謁室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人

起遣秀老下階曰為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

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為解勸公

兼以高言  
常愛驛  
乘



徐曰蜀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  
中之入忘之予為補之曰萬壑搖蒼烟百灘  
渡流水下有跨駟人蕭々吹醉耳公料無六  
東坡藏記點定一兩字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  
何效語客曰東坡宿於臨臯亭醉夢而起作  
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才一兩字有  
寫本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於東  
南林影在地公展詩於風簷喜見眉鬚曰予

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公  
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耳  
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為知言

荆公梅詩

荆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墻角數枝梅  
凌寒特地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詩置動靜意也

荆公曰前輩詩云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  
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論詩不



失解經旨趣亦何怪耶唐詩有白海日生殘  
月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於殘晚中有曰驚  
蟬移別柳闌雀隨閑庭者置靜意於喧動中  
東坡作眉子研詩其畧曰君不見長安盃手  
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蠻處  
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明皇 錄山魏幸成都令益工作十眉眉橫雲却月皆其眉名又十眉 眉 眉 眉 眉 眉 眉 眉 眉 眉 眉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  
天多剩得月不落聞津鼓又曰乃知像教力

指揚媚眉 漢陽胡馬 安祿山叛 以漢陽起 亂

但渡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

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窓

裏力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為一張紙

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

三昧遊戲自在

王荆公詩用事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无葉砵華身黃菊分香委

路塵歲晚蒼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

曰木落岡峦因自歎水歸舟渚得橫陳山谷

霜神



謂予曰自歎橫陳事見相如賦荆公不應完  
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  
蠟

荆公東坡警句

唐詩有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  
別多自故人无少年而荆公用其意作古今  
不經人道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  
根南澗水泠泠纒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  
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

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  
吐華而果具藥中

荆公東坡句中眼

造語之工至於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荆  
公曰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  
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  
海棠詩曰秣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銀燭照紅  
妝又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  
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四家詩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无踈脫處然其識汗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弟人不解耳

范文正公牧詩

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蓋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解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氣逼人况其大者乎

柳詩有奇趣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勢與藹藹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

李益詩作三國



以竒趣為宗及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竒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勢藹三老相呼聲也

東坡屬對

予遊僧耳及見黎民為予言東坡无日不相從相從乞園藤出其臨別北渡時詩我本僧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之死夢二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醞佳甚求一具臨行寫此詩

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摩窠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覓青林沒暮潮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不迎笑食予檳榔予問母識蘇公母曰識之然無柰其好吟詩公嘗杖而至指西木橙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哉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灯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讀之醉墨歌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觀顏平原死不忘君握舉透瓜



林和靖送遵式詩

王與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

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

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陰下

長碧蒼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晉和蘇文公詩兩聯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艸解忘夏底事

花能含笑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

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

力相去如天淵

上元詩

予嘗自并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逢符室郎蔡

子因約相見相國寺未至有道人求詩且曰

覺範嘗有寒巖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獨宿寒

巖寺卧看青灯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嶽頂夢

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

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處軟風香霧噴東華

今當為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戲為之曰



北遊爛熳看并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灯火樓  
臺思往事管絃音律試新翻期人未至情如  
海穿市歸來月滿軒却憶寒巖曾獨宿雪牕  
殘夜一聲猿  
東坡滑稽又言無有無對曰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  
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為壽旦乞詩東坡問  
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略曰侍  
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者稀年此老滑稽

於文章如此又曰世間事無有無對第人思  
之不至也如曰我見魏徵嘗嫵媚則對曰人  
言盧杞是姦邪又曰無物不可比類如蠅花  
似石榴花紙花似罌粟花通州花似梨花羅  
綉花似海棠花

冷齋夜話卷之五終



列傳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論或論卷之八曰

冷齋夜話卷之六

舒王嗜佛曾子固諷之

性曾名聖字子固又字南豐先生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

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喜談

禪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

曰某人可捋子固曰介甫老而逃佛亦可一

刺捋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諱其書唯理

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

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弟戲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耳豎風水此不如以子國矣曰無言淨地之  
陳瑩中罪洪不當稱甘露滅言不滅言而  
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  
滅覺道成者如來識也子凡夫與僕輩俯仰  
其去佛地如天淵也奈何冒其美名而有之  
耶予應之曰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言蜜  
不得稱甜金不得稱色黃世尊以大方便曉  
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盡故言  
甘露滅之者寂滅甘露不死之藥所謂寂滅

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具足而獨僕不得稱  
何也公今閑放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脫為  
宰相寧能飾予美官乎瑩中愕然思所以為  
折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瓊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游嘗以其詩  
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王不  
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瓊  
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



得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  
歸老此峯頭慙慙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  
石樓又曰堯仁况是如天淵乞與孤雲自在  
不飛

靚禪師為流所溺詩

靚禪師有道老宿也初主筠之三峯嘗赴供民  
家渡溪漲靚重遲為溪流所陷童子掖之  
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  
且遭詬遂不敢仰視靚忽指溪作詩曰春天

一夜雨霽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雅  
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住汝州香山无  
疾而化

靚禪師勸人

三峯靚禪師初住宝雲邑有巨商尚氣不受僧  
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宣言唯吾獨能  
化之其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而去曰  
去年巢穴盡梁邊春暖雙个遶檻前莫訝主  
人簾不捲恐銜泥土污花璫其人喜不怒特



自傷追還厚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在雪竇之中巖嘗作詩曰狐猿叫落  
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灯此境此時誰得意  
白雲深處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  
點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峯之下曉起臨高  
閣窺殘月聞猿聲誦此句大笑棲鳥驚飛又  
嘗自朱崖還瓊山渡藤橋千萬峯之間聞其  
聲類車輪峯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覺此

詩字字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良然真佳句也親證其事然後知其  
工也

永庵嗣法南禪

鄧峯永庵主南禪師子也未嘗開法南公所至  
輒隨之魯直聞其風而悅之恨不及識有自  
慶者事未甚久即以慶主黃龍宜州為作疏  
語特奇峻叢林於慶改觀又見之與語多解  
躰又嗣法南公宜州過永傳庵題其壁曰奪



得胡兒馬便休コト嗟李廣コト不對侯コト當時射殺  
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コト

東坡和僧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伴狂垢汗ハハ而詩絕句清婉嘗書湖上  
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  
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  
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曰唯聞煙外鐘不見  
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艸露濕芒屨唯應山頭  
月夜々照來去詮竟以詩知名

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  
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  
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  
暘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暘比遠燒也  
僧清順賦詩多佳句

西湖僧清順願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  
城中寸土如寸金高人種竹以十筒春風慎  
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



又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  
清風渡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白鳥忽飛  
來啼破幽寂處荆公遊湖上愛之為稱揚其  
名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唱訓

東坡稱道潛之詩

東其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  
作詩云風蒲獵々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  
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

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  
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俱來而  
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  
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  
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  
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尚氣憎凡子如仇嘗  
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  
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蕪浮花懶問名士論以  
此少之



僧景淳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為五言詩。規模清寒，其淵源出於嵇可。時有佳句。元豐之初，南國山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淡然聞隣寺齋鐘，即造焉坐。海眾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為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為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有四時不出，謂大風雨極寒熱時。景福寺順為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不可遽解。如日

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旁立，艸際一螢飛。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鍾山賦詩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疲卧松下石上，四更自寤。公塔路遠，合妙齋。月具虛恍，淨几榻。然童



僕慙寢再軒，凭前檻無所見。時有流螢穿戶牖，風露浩然松聲滿。院作詩曰：雨過東南月，清亮意行源。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又曰：未饒拄杖挑山衲，差勝袈裟裹草鞋。吹面谷風衝過虎，歸來松雨撼空齋。

僧可連好題詩

福州僧可連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札也，而心不然。有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

偶見為和之。連曰：禪達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長流。東坡曰：石龍有口，无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連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連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烟。鳳凰山下敲蓬戶，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荅曰：打睡禪和萬，千夢中趨利走如烟。勸君抖擻修禪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



詩雖少カクハ之緼藉然一時快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天' and '自']*



冷齋夜話卷之七

哲宗問蘇軾觀章道衣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觀朝章者何衣衍對曰  
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  
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  
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  
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四十年當行八  
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  
仙



東坡廬山偈

東坡游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  
何舉似人

廬山老人於般若中了无剩語言曰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

真面目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於般若

若橫說豎說了无剩語非其筆端有口安能  
吐此不傳之妙哉

華亭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  
動萬波隨夜靜水無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  
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曲音成長  
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篋笠一鈎絲金鱗  
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  
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惠州和陶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



得日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  
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  
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  
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葉公祖洽問曰  
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年遊戲人間耶東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廻反耳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又與列器之同參  
王版禪

東坡自海南至凌山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  
時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鑑魁梧如所益慈恩  
然叢林不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  
士无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宣揚聽聞但見  
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  
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熏  
籠是法王又嘗要列器之同參王版和尚器  
之每倦山行聞見王版忻然從之至廉泉寺  
燒筍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



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  
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  
作偈曰叢林真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  
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籀龍兒瓦  
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石塔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  
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  
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旨揮東坡於是將僚

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  
鬼モリヤ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  
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関石塔之事去無作  
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  
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  
不可者コトモ一時暫肯重聽白槌渡口船廻依舊  
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  
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  
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負葉嚴經入嶺及大雪二偈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為負華  
嚴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具盡回家山風月  
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  
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  
埃湖湘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  
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  
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觀故應潤物  
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

曰遍界不曾藏處々光皎々開眼失却蹤都  
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聚一笑遙知忍  
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々相遇有

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  
由聰出城迎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  
子由語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  
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未輒夢



見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軼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傾然而眇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

年四十九歲矣後東坡以書抵雲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彊顏復出真可笑矣既是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游琅琊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後仰久之忽呼左右梯其梁間得經一亟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



曰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无而  
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生前  
嘗主藏於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  
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已來名臣為人  
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  
居士為重寫題公之事於其後刻於淨玉山  
龍游寺

詵公送官隨馬損臂雲峯悅師作偈戲之  
雲峯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與興化詵

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  
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  
乎群僚愛詵多久不果去一日送大官出郊  
隨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公恨其  
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  
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  
十九南華赫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叢林有書  
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  
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无限事甜瓜生



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室覺禪師老庵於龍峯之北魯直丁家難相從甚久館于庵之傍兩年室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閑張丞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至堯率見悅禪師遂甘稱其門人及見室覺乃依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

通靈源更時為侍者迺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老平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靈犀一點此蓋甚為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着畫

毛僧之化

具有異比立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不能



死了燒了却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  
端師子戒閉梨之徒乎

謝無逸佳句

謝逸字无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  
直讀其詩曰鬼張流也恨未識之耳无逸詩  
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貧  
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  
落溪毛彫為魯直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八行薦於朝當入學意不欲行不得  
已詣之信宿而還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予  
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索野汲水而无逸誦  
書掃除顧見予放簟大笑曰聊復尔耳予作  
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廳公掃除丹霞適  
至弃簟迎門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說道理  
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  
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點通透玲瓏更若  
不會換手槌胸



不...

...

...

冷齋夜話卷之七終

...

...

...

...

...

...

...

...

冷齋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

劉跛子青州人挂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

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入談嗚有味范

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之二

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見止與十金

曰跛子喫椀羹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

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椀羹人生四海皆兄

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荆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  
騎過其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  
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  
與子市橋飲且見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  
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畧曰槁木形骸浮雲身  
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輿閑看洛陽花說  
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  
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見於

與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  
時々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嶋去爛銀堆裏見  
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耳人趙參政槩之  
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刘跛子來覓酒喫笑  
語來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  
於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  
廊廊中人无有識之者

刘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荆才以書督之野夫



谷書曰跛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教化三飢  
兩飽自視雲漢聊以自誑元神新來被劉法  
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覲  
又恐撞着丈人泥陀佛驀地被乾拳濕踢著  
甚來由其不羈如此嘗自作長短句曰跛子  
年來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上許大拐  
上有工夫選甚南州北縣逢著處酒滿葫蘆  
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  
來帝里一事全無又還與瓢羹不託依舊再

依門徒驀地思量下永輕船上蘆席橫鋪呵  
呵笑睜陽門外有个好西湖

劉彭淵材南歸布橐中墨竹史藁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  
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餽粥不給父以書召  
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於是南歸  
跨一驢以一黥挾以布橐一黥背斜絆其脰  
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金  
珠也予雅知其迂闊疑之乃問曰親曰聞淵



林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  
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慰之淵  
柑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  
觀乃開橐有李迺珪墨一九文與可墨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橐草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  
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  
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

故曰我母死父傭於遠方兄貧無食牽我至  
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測不自知涕下顧  
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  
力拜諾即以所乘笥携歸山雲庵步隨之  
盲女後生三子皆勲院事雲庵雖領衆它山  
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  
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一滴也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餚者從乞一錢



餽者與之即就買餽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  
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頗羞縮曰初不  
多辨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

道士畜三物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  
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岸因庵焉養一  
雞大如倒掛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王孫  
小於蝦蟇風度清癯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飯  
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食之又有龜

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褶問予  
謂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  
國中引道神吾詩詎能摹寫高韻

黃魯直夢與道士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  
夢與一道士褰衣外空而去望見雲濤降天  
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  
與公遊蓬萊即襪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  
士疆是之俄覺大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



曰且歛目唯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狗吠  
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開千門万户  
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外殿主者降接之見仙  
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  
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  
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古靈君色莊妓  
搖手頃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為言之與今  
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雁子治平熙寧  
間往來西山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日酣  
飲畜一大瓢行沽夜以為溺器工作詩不成  
癖嘗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推門道士驚斜髻  
披衣啓關問其故貫笑曰偶得句當奉告道  
士殊不意業已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  
吟曰彈琴傷指甲蓋簾損髭鬚是收貫寒甚  
以席自覆故尔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  
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无



行貫指者藥鐺作偈示之頑鈍天教合作鐺  
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入  
間恋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  
歲實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靴斷布衣穿  
相逢甲子君休問大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人  
見於京師州橋附書與袁州李生云我明年  
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今時以事  
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  
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鐺鐺彈指空剝今李生

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

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扶掖

外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幘

帽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則固

不破碎乎

白土塚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著麻衣加袖其上號麻



衣道者喜怒不常。體癯瘠，日坐廣陵白土塚。  
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祗召至。  
與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麻裘。浮游  
一世間，汎若小繫舟。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  
丘。檀祗異之。陶潛淵明所說白土塚逢三異  
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冷所畜小  
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  
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塲，如熟艾。有問

道士者，謫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  
白土塚上。計其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  
士曰：為達之，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  
曰：衣中何物。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  
小兒曰：前為道士，投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  
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塚上。即引  
衣帶示令，人不能曉。小兒詣史宗，史宗大  
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  
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吟封，有超然自得之



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耄夫揖客對卧

范耄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具枕於是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人覺常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

為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也又作馬忍為乏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隨思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齋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盍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眼師之善巧者也

房瑄委師德承禪師益圖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昼序一首曰舊說房瑋  
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  
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優便入鑿池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畫笑謂瑋曰頗憶此  
耶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  
玉室ヲス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必人編  
退靜兩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  
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

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  
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  
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  
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  
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文又問後事曰此  
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首謂希文  
曰亦无鬼亦无恐怖言訖長往沈存中曰師  
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乎



揚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唐伯壽堂山陰縣志卷之八

白木天歌本志卷之八

冷齋夜話卷之八

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

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

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困然而止執所書

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詔

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

冷齋夜話卷之九

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

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

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困然而止執所書

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詔

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



詩示温人玩梅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  
汝詩示人

其昌州海棠獨香為佳郡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无差遣乃受昌州議者  
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測才聞之吐飯大步  
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乏乎李  
曰然測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柰  
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  
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測才曰天下海

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  
為笑

鶴生歿

測才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  
禽也凡禽歿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  
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測才面發赤訶曰敢  
謗鶴也率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測才訝之  
以秋驚使起忽誕一卵測才嗟咨曰鶴亦敗  
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悞自今除佛老子



孔子之語餘皆勘驗予曰測才自信之力然  
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  
恨者五事耳又問其故測才斂目不言久之  
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間者力請  
說乃谷曰第一恨鱗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  
酸第三恨尊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  
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測才瞠目  
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若能課使之  
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  
為蘇課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  
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日見而言靈源  
問其故谷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擬術  
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々置術之  
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



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將  
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  
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  
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亦可笑  
耶其效谷曰楚然斯言以是尋常人則疑  
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  
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  
李邕作碑不號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

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  
為真大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  
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  
人便命為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  
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  
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



嘗有不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耳  
於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  
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  
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  
遠真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偽耳今  
目識其偽猶感之可笑也  
惠遠自以宗教為已任  
蕭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

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著明於世予曰仲  
靈寧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  
曰是子忠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  
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  
何獨明於靈運遠自以宗教為已任而授詩  
札於宋雷肇與道安諫符堅勿伐洛陽同科  
父子於釋氏其可謂純正而知大体者邪

筠溪快山有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虎



既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林文公為  
予言之為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  
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  
有虎時々安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  
搯之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擲兒兩牛來奔  
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  
虎竟不能得此豎之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  
傳其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  
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百臨事

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又公語為君落筆敏  
風雨

刘野夫約龔德莊觀灯免火灾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刘野夫上元夕  
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  
出觀灯當清淨身心相俟德莊雅敬其為大  
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  
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  
刻數百舍為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吊且欣



曰令閣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雍心  
異野未然不欲詰之也

開井法禁蛇方

測才好談兵號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叱曰行  
師頭營每患之永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大  
清觀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迂掘數  
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基布道士月  
夜登樓望之顰頰曰吾觀為敗龜敬乎何四  
望孔穴之多耶測才不憚又嘗從郭大尉游

園叱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  
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大尉呼曰測  
才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測才無所施其術  
反走汗喘脫其冠巾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  
也大尉為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即使予跋  
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姪故溢美也  
予曰測才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號大樂  
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測才  
視之怒曰用馬子長以鄙生所為事今音獨



說高祖封六國為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若人之美為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實也奈何書禁蛇開井乎開者莫不絕倒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測才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王為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其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測才色窘アツク戲曰兵計將安出測才以手捋鬚良久曰予

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測才以手擎帽褰衣走如飛予與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測才乃敢回頭喘立面無人色曰編虎頭撩虎鬚幾不見於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測才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終



今齊安... 卷之十

對... 卷之十

... 卷之十

... 卷之十

... 卷之十

... 卷之十

冷齋夜話卷之十

陳瑩中此集食猪肉鱔魚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歛目

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

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

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儻有生還

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

之如大陽直綴付遠錄公耳於是光祖自印

武跣足至通瑩中熟視弥月曰非寄附所可



姑置之明年予還自來崖館於高安大愚學  
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潭浦過九江愛廬山因  
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塗中曰  
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予曰敬奉教然  
予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飲食  
丙二日母許之今亦當唯食肉例先吟兩詩  
喜吾二人此而復生如何塗中許之予詩曰  
鴈蕩天台看得足盡般兒女寄蓬窻徑來潭  
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真如醉

由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万事都休理且聽  
樓鐘一夜撞與公靈警曾聽法遊戲人間知  
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驛  
消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  
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塗中喜而謂曰此  
詩如坡下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  
潭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  
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妨爭先世  
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



疾快疾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鱠  
魚唯恐遭骨刺耳與收下猪肉不可同日而  
語也

靈文不通辨譯

景祐中光統大師惟淨以禪學著聞天下皇祐  
中木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  
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揚聲景靈  
宮鋸鑄解木之既分有虫鏤紋數十字如禪

書字旁行之狀因進之上遣都知羅宗譯經  
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與得祥異之  
語以識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天竺無比  
字不通辨譯右璉恚曰諸大師且領上意若  
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諷之  
淨曰幸若靈紋稍可箋辨誠教門光也異日  
彰謬妄力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鼈腦鉢盂  
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  
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瑣可謂佛弟子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儻使  
立朝必能盡節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遇輒  
尽其才今則淨瑣輩何其少也耶次以異日  
道人識歐公必不允

予游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  
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  
曰方聽万壑松聲冷然而夢人見歐陽公羽  
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

道人

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  
不允乃問曰師寄此山久知曰一年矣道具  
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  
衮々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  
糲文曰豈不畜經卷耶曰箴中自備足曰豈  
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入予愕曰  
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  
懸枕頭耳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



鄉里然識其異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  
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其輿  
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笑曰使  
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也  
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周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  
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圍觀游甚密  
老而約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  
域於是許之觀見錦襦女子浣泣曰所以不

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  
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吾已三  
生為比丘居湘西嶽禪寺有巨石林間嘗習  
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  
襦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  
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  
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乘性常存東坡刪  
削其傳而曰園澤而不書岳禪三生石上事



贊寧所錄為圓觀東坡何以書為澤必有擬  
見叔謹當問之

羊肉大美性暖

叫陵荆天珍禪師蜀人巴音夷面真率不事不  
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  
携客來游珍亦坐於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  
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無  
如羊肉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瞑視  
之徐曰禪僧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卧

種知之其毛尚尔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  
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悅道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  
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惠禪師為方外友唱  
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曰須延一僧對  
飯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魯直悟法雲語罷作小詞

法雲秀闍西鍊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



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  
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  
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  
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非惡之  
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  
復作詩曲耳

東坡山谷瑩中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  
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

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尔  
安能為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始熟  
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丟竟俯就之七日符  
至乃去問其故曰不尔無舟吏可迂夫士之  
進退本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  
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  
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也吾  
同笑之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  
詩歎曰使存館閣當不戒晁張朱世英為撫  
州舉八行不就閑居多從袖子遊不喜對書  
生一日有弋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  
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脩者果如何人  
無逸熟視久之曰薄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  
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  
子宋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發明心要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  
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  
閱求嘉證道歌即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  
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真丹聖者所說經  
發明心要者甚多又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  
吾欲往禮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么何獨  
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寧安和尚不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



閑西為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  
以挾其法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  
院單丁三十年秀時以書致安未嘗視棄  
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  
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辯  
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  
數百閑漢此真閑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  
吾宗自此益亦微矣子曹猶當見之  
饌器皆黃白物

王荆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  
飲能步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  
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  
兒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  
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  
可耳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於定林數夕聞所未聞  
嘗曰子魯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



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  
儒中兩漢已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  
也又曰吾止以靈峯一向語作宰相世英曰  
願聞靈峯之語今日這老子嘗為中曰是什  
麼

塲カラス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云云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近乏  
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  
起曰這著是塲セシ浮屠耶坡曰有縫奈何戒曰

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范文正公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於始蘇取麥五百斛  
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塲シ卿問寄  
此久イシヨク近塲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  
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  
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  
正曰東吳見故曰乎曰塲卿無三喪不舉留  
滯丹陽特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東坡讀傳灯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灯錄灯花隨卷上燒一僧  
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讀  
傳灯不覺灯花落茶毗一个僧梵誌詩曰城  
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一人喫一箇莫嫌没  
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  
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

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鬪角龍千  
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  
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  
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園中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  
紅香着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  
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



常嫌粉黛洗粧不返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  
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  
徧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飄至眉心住平  
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去詩思深刻大曰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白啼粧露

著花魯直罪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

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沒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枕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  
射其舟萬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  
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元度生於高郵而沒  
於此異事世言元度蓋僧伽侍者木叉之後  
身初以為誕今乃信然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於下京櫻町開板



...

...

...

...

...

...





